

小说

李乐真的乐起来了，嘴里吃着蜜、心里流着甜、脸上堆着笑。李乐咋能不乐哩，老爹老娘把积攒大半辈子的钱一分不留地全拿出来了，盖起一座二层小楼。

其实，在李岗村盖个二层小楼并不算稀罕事，村里大多数人家都已住上了二层小楼。只是李乐爹太干板直正，在几个乡镇里当 40 年干部，不贪不占不拿，还时不时把他那几个工资送给困难户点儿，送给孤儿院点儿，送给重灾区点儿，这样三送两送，手里的积蓄就亮底了。李乐娘领着李乐在农村过日子，哪样花销不是靠李乐爹。前几年，李乐结婚花一疙瘩钱，李乐媳妇生孩子又花一疙瘩钱，这样三花两花，手里的钞票就“跑冒滴漏”差不多了。李乐爹退休回到家，看着三间破草房，不由自主笑了。家是什么？家不就是房子吗？无论城市或乡村，人们奔波劳作，不就是想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吗？有了房子才有家，没有房子哪有家啊！李乐爹有退休金，他还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。他和老伴又在镇街租下两间门面房，开个烟酒店，月月也能赚几个钱。终于，李乐爹在退休 8 年头上，盖起一座二层小楼。

按理说，最应该乐的还是李乐爹。盖新房、建新家，与时俱进了，能不应该乐乐吗！可李乐爹却乐不起来。还是在刚刚刷好

茄子

■王天瑞

墙、铺好地板砖那天，李乐两口子到镇上请客吃饭去了，李乐的儿子李娃指着几个房间对奶奶说，这是爸爸的屋，这是妈妈的屋，这是我的屋，这是看电视的屋，这是打电脑的屋……李乐娘问，爷爷奶奶的屋哩？李娃说，爷爷奶奶住烟酒店。李乐娘又问，谁说的？李娃没顾得答就匆匆跑了，跑到外边和小朋友玩耍去了。李乐娘说，尽瞎扯。李乐爹心里却咯噔一下，脸上的皱纹立马凝固了。

“三月三，葫芦南瓜地里钻”，这谚语是说，农历三月三日前后，正是春播的大好时机。李乐爹站在院子里，跟李乐娘说，咱这片地上种啥好哩？李乐娘从来不当家，今天也不打算当家，就和稀泥说，你想种啥就种啥。李乐从屋里走出来，说，爹，这事咱全家研究研究吧。李乐爹顿了一下，想了想，说，好，研究研究。

吃过午饭，全家五口人坐在暖洋洋的院子里。李乐爹说，咱这院子小，打过水泥地后，就剩靠南墙那一小溜地了，东西长 8 米，南北宽 1 米，仅能种一种菜，我想，不能种低矮菜，因为南墙挡光，要种能攀爬的菜，它拖到南墙头上，见到光，一定长势好，像南瓜、黄瓜、冬瓜、苦瓜、丝瓜、葫芦、豆角、梅豆，种哪样都中。李乐说，我

想种荆菜、芹菜、韭菜、空心菜。李乐媳妇说，我想种茄子、辣椒、大葱、西红柿。李乐爹一听觉得形势不对，立即皱起了眉头，不再言声。李乐说，今天统一不了思想，明天再研究吧。

第二天吃过午饭，全家五口人仍然坐在暖洋洋的院子里，继续研究在 8 平方米土地上种啥菜的问题。李乐媳妇说，老年人思想老化，年轻人朝气蓬勃，今天把大权交给李娃。李乐爹一惊，心想，一个孩娃子懂个啥！李乐媳妇说，爹，我把你说的 8 种菜，把李乐说的 4 种菜，把我说的 4 种菜都写在纸条上了，让李娃抓阄。李乐随声附和，我同意。李乐媳妇把 16 个纸团撒在地上。李娃咯咯笑着走过来，抓起一个纸团递给妈妈。李乐媳妇打开一看，茄子。李乐更乐了，说，明早我就到市场买茄子苗。李乐爹憋一肚子火，只好忍着忍着忍着。李乐媳妇说，爹，娘，往后你们俩就天天吃住在烟酒店吧，好好卖货，多多赚钱，人家都有车了，还得赶快给俺买辆车哩！

该吃晚饭了，李乐爹还在床上睡大觉。李乐娘掀开被子一看，惊呼，李乐，你爹有病了。村医生赶来一检查，催促说，赶紧住院去，快打 120……



我人生中买到的第一本真正意义的书啊。

前段时间搬家，整理书架上的图书时，我又看到了这本《唐诗三百首》，已经很沧桑了。我轻轻抚去上面的尘土，重新用线缝了再用胶一点一点地粘得整整齐齐。妻子说：明天再去买本新的不就行了，用得着这么费劲地粘！我说：在我的书房里，他是我的初恋啊。我想起了小镇书店里让人痴迷的画书、我的音乐老师和他的那些大本小本的书，想起了第一次走进小城书店的惊讶和艳羡，更想起了梦里一次次飘过的书香。只是那个曾经站在书店里的少年，左顾右盼不知所措的青涩模样，越来越遥远了，甚至遥远得已经没有人能相信那段历史的真实。

散文

书香飘过的少年时光

■周存亮

无论走过多少岁月，有些记忆总是永远难以忘记的，一如梦里一次次飘过的书香，连着那少年时光，越来越令人想念。

小时候，最爱去的是小镇的新华书店，那里面有吸引人的花花绿绿的连环画。把好不容易积蓄的毛票分币递过去，拿来一本小心翼翼地翻阅，满脸的愉悦和兴奋。翻了《白蛇传》，翻《岳云》，再让售货员换取玻璃柜后面的《神州播》时，才发现年轻漂亮的售货员早已拉长了脸，对我呵斥连连，直至把钱扔出来：不卖给你了，走，走，走。我僵在柜台前哪舍得走啊，等她忙过了一阵子，脸色多少有点阴转晴，再低声央求她把那本心仪已久的连环画拿出来：我就买这本了。然后，走出去，倚着店外的黑槐树，狼吞虎咽般把画书翻上一遍，再细嚼慢咽品上一遍，以至忘记了回家的时间。

新华书店里还有很多大本大本的图书，但价格高，我除了艳羡还是艳羡。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在一个挂着文化站牌匾的破屋子里，我看到了满架子的书。那个激动啊，不亚于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。更庆幸的是，屋子的主人还是我的音乐老师。从此有空我便去借，陆续读完了《杨家将》，《呼家将》，《河南民间故事》，《豫东民间故事》，《民间神话故事》等。还有那本屈臣罄牙的《西

游记》，怎么也读不下去，只好借了还还。李老师非常和蔼，爱坐在那里看书，有时还给我写上几首唐诗，说背不会下次就不让借书。于是我知道了唐诗，还知道了“唐诗三百首”最有名，只可惜这里没有。现在还记得书架上那些草纸本的《东周列国志》、《战争与和平》、《复活》和《艳阳天》、《晚霞在燃烧》等，有的用黑牛皮纸包着，厚厚实实的，那时的我实在不敢想象谁能把它读完。可惜小学还没有毕业，那三间屋子就扒掉了，书哪儿去了，也不得而知。

中学二年级的时候，我代表学校去县里参加数学竞赛。考试结束，我随着带队老师第一次走进了县新华书店。在宽敞的大厅里，从东到西立着长长的书架，架上满满当当全是书。我像一个虔诚膜拜的教徒，突然闯进了梦想的天堂，一时手足无措，我只觉得满眼的金碧辉煌，满面的芬芳书香。以至于以后好多个梦里都会重现这个场景：一堆堆的书，直直地摆到了屋梁下，在梦中甚至还能闻到四溢的书香。我看到了《唐诗三百首》，古朴的封面，流动的题字，那么温馨淡雅，更重要的是它唤起了我的记忆。我毫不犹豫地掏尽兜里的钱买了下来。在以后紧张的学习生活中，我把每一首诗读了又读，把每一个不认识的字都标上音，写了又写。这是

庄严（三章）

■王雪涛

二

学校附近的一个胡同里有个修鞋摊，墙上挂个修鞋的牌子，下面用小字写着“节假日不休”。来这里修鞋的大部分是学生，都是一两块钱的活儿，提着开胶跑线的凉鞋、球鞋，给摊主指一下要修的毛病，等下课再来取。摊主是位残疾人，感觉收入勉强够维持生活。

忽然有一天，修鞋的摊位空空荡荡，仔细一看，墙上贴着一张纸，上写：回家两天，3 号上班。

常人看来卑微的工作，却能干得不卑微，让人油然而生敬意。自尊自重，才能换来别人的尊重。

三

小区外面有个推板车卖鞋的男人，50 多岁，每天都推满满一车鞋在小区门口卖。因为鞋堆得太高，影响视线，也怕鞋掉下来，他往返都是偏着身子用一只手推着板车，看上去很辛苦。

他卖的都是低档鞋，生意清淡。只有路过的农民工偶尔停下来，挑拣一番，试上几双，遇上中意的，讨价还价，付钱走人。

那天回家，不经意看到他板车前多了一张纸板，上面用粉笔写着“诚邀加盟”。一个小摊位，也要开分店，一位鞋摊主，从此有了发展壮大的梦想。因了这两个字，此时的他俨然成了一位创业者，摆摊不再是饭碗，而是事业，明天的他，未必不是一位董

诗歌

咏荷（二首）

■尚纯江

一

出水芙蓉婀娜姿，
连天碧荷赋新词。
晨风拂柳湖中过，
菡萏新开两三枝。

二

蜻蜓几只荷花开，
红鲤三两入画来。
摇橹湖中舟唱晚，
新歌一曲荡尘埃。

爱情

■卞彬

春天
你藏在美丽的花丛里
但飘散的花香
泄露了你的踪迹

夏天
你藏在清澈的小溪里
但调皮的鱼儿
泄露了你的踪迹

秋天
你藏在繁茂的枫林里
但枫叶羞红的脸
泄露了你的踪迹

冬天
你藏在洁白的雪花里
但路过的阳光
泄露了你的踪迹

无处可藏时
你便藏在了人们的心里

最后一棵梧桐

■路雨

积檀自焚的凤凰
在美丽中涅槃
森林在残酷的焚烧中
化成悲剧
最后一棵梧桐
支撑着所有的黄昏
诉说恸人的教训
和盲目愚昧的幼稚
野鸱鸢的叫声
不如以前圆润柔昵
依然以一种动人的氛围
缠绕在空间
依然以一种特殊情感
眷恋着生命绿
凤凰在美丽的自焚中
得到了永生
最后的那一棵梧桐树
却颓然死去
可怜地化成了灰烬
那最后的吻印
失去了热情和滋润
干涸成一圈焦黄的记忆
淡漠下去
野鸱鸢的叫声
已开始从这里消失
从这里消失的
是最美好的记忆
是不该忘记的教训
不该发生的悲剧……

散文

一

上班班的路上要经过一座桥，桥头有个烧饼摊。经营烧饼摊的是对中年夫妻，约有 40 多岁，女摊主负责和面，男摊主负责烘烤，虽是小本买卖，生意倒也红火。那时烧饼才 5 毛钱一个，真正的好吃不贵。由于经常路过，有时下班晚了，我就买个烧饼边走边吃。

有一天，下班前爱人打电话让我买几个烧饼回家，走到桥头，就掏出 2 元钱买 4 个烧饼。男摊主见我，用塑料袋装了 5 个烧饼，憨憨地笑着说：“老客户了，多给一个。”

我不觉一怔：我也算客户？而且还是人家的老客户，太严肃了吧，不禁有点好笑。但转念一想，可不是，人家是做生意，我们有业务往来，我就是客户。想到这里，我拿起烧饼，昂首挺胸。